

“和尚” 爱育园的纪录 (抄译)

藤本幸邦 著
上条厚 译

趣旨

藤本幸邦氏は円福友の会（信州・新潟の留学生に本を贈る会）の会長である。同会は長年にわたって信州大学および長野県内の留学生に毎年書籍を贈ってきており、最近では新潟大学の留学生にも贈っている。藤本氏は、氏の住持する寺院、円福寺に養護施設、「円福寺愛育園」を開設し、これまでに数百名の孤児を育ててきた方でもある。夫妻ともども文化勲章を受章している。氏の著書、『愛育園物語 おっちゃん』（1986年（株）ぱんたか）は愛育園の記録であり、感動あふれる内容である。多くの留学生に氏を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ため、以下にその一部分を漢語訳する。第一章 焼け野原の孤児 のすべてと、第二章 おっちゃんと子供たち の前半の3節を原文に基づき訳出した。他の部分の翻訳は後日を期したい。原文との対応は次のとおり。

第一章 焼け野原の孤児

焼け野原の孤児—烧尽焦土上的孤儿

上野駅のできごと—上野站的事件

母と妻の反対—母亲和妻子的反对

第二章 おっちゃんと子供たち

「托鉢、やめてちょうだい」—“不要出门托钵化缘吧！”

「おっちゃん」のおおさんがついているぞ—“大爷”父亲总在身边

赤いほおずき—红色的口咬

烧尽焦土上的孤儿

如今日本这么繁荣昌盛，不缺任何东西日月和平。然而这样和平的日本是以战败的历史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失去双亲的孩子很多。首都东京以及日本主要的城市遭到美国军队的空袭全被炸毁烧尽。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进攻了当时的满洲，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力量。

在这些城镇的废墟上，到处是战祸的孤儿只有孩子们生存下来，还有从满洲逃回日本的途中父母双亡的归国孤儿。

依照当时厚生省的调查来看，战祸、归国孤儿有十二万三千五百名，其中收容于设施的一万二千名。但是美军占领之下的战败了的日本政府，以及只能勉强糊口活命的日本国民，都不知怎么处

理这么多的孤儿才好。

不久烧尽焦土的孤儿们集聚于上野车站。这些孩子们为了活命，在这里有西乡铜像安置的公园，也有摆着摊子的阿美街，夜晚可以在地下道里睡觉，还可以向等火车的人要东西吃，也做小偷扒手、掉包(故意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的东西上进行盗窃)。

东京都也束手无策，以捕流浪儿为名，像捉野狗似地把抓到的孩子们拉上卡车运往品川，称御台场的人工岛上的收容所。那里是过去美国黑船来的时候(1860年)建筑了炮台的地方。可是孩子们游过海，又逃回上野车站。他们混在大人中乘上火车，没有目的地在全国各处流浪。当然是无票乘车。

那个时期每当傍晚广播电台便放送称“钟声响彻山岗”的长篇剧。那个故事的主题歌。

绿色山岗 红房盖
钟楼顶上 如尖帽
咖啾咖啾 钟声响
小山羊羔 在叫着
我没爹娘 可是呵
窗户明亮 是我家

这是像那样的孩子们在全国各地奔走流浪，最后在阿尔卑斯(Alps)山麓为孩子们建设了家的悲伤的故事。

在这个到处是孤儿的上野车站里，我的一生要做的工作，设立“爱育园”的命运在期待着我。

由于日本战败，因此我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的春天从中国的战线上回到了自己的寺院，圆福寺。明治年代末期我出生于这个圆福寺。圆福寺虽然是座只有三十多户施主的小禅寺，但是战前所有六·九公顷的水田、耕地。因此日常生活不愁。我当了住持以来，在与福井县的大本山永平寺同位的横滨市鹤见的大本山总持寺里修行打坐。在这修行中我受到了征兵通知。

然后又活着回到战败了的日本。

圆福寺的前面，千曲川流着。因战败而心伤的我站在千曲川堤岸，故乡的春天照旧不变，杏花开满了村庄，春霞映照着山岭的背后耸立着雪白的阿尔卑斯高峰，云雀在高空鸣叫。

大自然是这么和睦秀丽，日本为什么发动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我思索着，故乡的春天越美丽，我悲痛的心情越消沉下来。

我发誓，如果活着回到祖国日本为复兴和平的日本竭尽全力。可是回来看到的是，老百姓自暴自弃，恨天皇，叱责军队，国家已经不可信任，因此只顾自己的活路。而且遗族们感叹悲痛，因为被这轻率的战争夺去了最珍惜的儿子，最亲爱的丈夫，无人可代替唯一的父亲，像条狗一样地死去。

日本国民认为绝对正确的至今对于天皇的忠义，和孝顺父母的美德，也全被否定了。老师对学生说：

“至今为止教的东西全是错误的。”

把课本上的“忠义”“孝行”的文字用墨抹掉，从神话开始的日本历史课本也被烧毁扔掉。祭祀天皇陛下的相片为神的奉安殿也被破坏，颂扬殉国军人的忠魂碑也被推倒。至今认为伟大的人物成了战争的罪人被追放，日本全国陷入混乱中，不知如何是好。

而后根据占领之下的战后政策，财阀被解散，地主的土地全部解放给耕作的农民，圆福寺也成了一无所有的寺院了。

因为自己的国家败于战争所以我也无一文，决心从零点出发。接到弟弟在啦巴鸣尔 (Rabaul) 牺牲的通知，年老的母亲很悲痛。为了报答老母的期望，虽然很晚我娶了妻子。这是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的秋天，告别大本山总持寺回故乡途中的事情。

上野站的事件

不能忘却，那天是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晚秋的上野站发生的事。

等火车的人们排成四行很长的队伍，像条长蛇从检票口到上野站外连绵不断。早晨很早我也混在这个列子里，在车站附近站着等待过中午发车的火车。

用空罐头盒捡烟头的孩子们到处徘徊。在车站南面朝阳的地方晒烟头，然后拿到重新卷烟的大叔处，从而可能得到一点钱。大叔把重新卷好的香烟又装进捡来的空烟盒里，让孩子们卖给排着队等火车的人们。又有用麻袋做的小褥垫借给等火车的人们而要钱的孩子。擦鞋的孩子还是比较好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排队等火车的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吃盒饭了。我很惊讶，不知从哪儿，出现了大群光着脚没穿衣服的小孩子们。他们走到正在吃盒饭的大叔大嫂面前。

“大叔，给我。”

“大嫂，给我点吃。”

边叫边走着。

冬天已经快到了。可是看到这么多的孩子赤足光身在街头要饭的情景，我非常心痛。一个小孩从正在吃着盒饭的大叔的背后伸出手。

“大叔，给我。”

突然伸出的手。

“干什么！脏！”

大叔骂道。边喊边把手甩掉了。这时那个孩子冷不防朝大叔的饭盒里“呸”吐了唾沫。

“这个混蛋，干什么！”

大叔火了的时候，小孩已经夹在人群里逃走了。

“要饭，狗畜生，捡破烂！不是我不好。要恨的话恨天皇好了。军阀、财阀才是真正的恶党坏人。混蛋！”

大叔骂着悔恨地敲着吃剩的饭盒。

“真是坏孩子。”

“那种孩子运气不好，没有法子。”

嫂子们在低声细话。可是我想，如果那位大叔把一点吃的东西分给孩子，那个孩子也不会吐唾沫了。战败了的世风冷飕飕地吹遍了上野车站。

我偶然瞅到，奔走要饭的三个孩子，也许吃饱了肚子，在秋天的阳光照射下晒太阳。

“来！到这边来！”

我喊着。一个孩子嫌麻烦地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我把一个想在回去的车里吃的苹果递给孩子

手中。他嫣然笑了，说声：

“谢谢。”

把苹果高高举起。

“嗷！要来了！”

朝附近的两个孩子喊着。然后自己咬了一口接着递给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也啃了一口又递给另外的孩子。就这样把我给的一个苹果，三个人轮流传着吃了。

看到这个光景我非常高兴。日本的国民都互相帮助坚持活下去，这是我的愿望，这些孩子们也有同样的心情。我觉得孩子们惹人可爱。于是把剩下的苹果也给了孩子们。

“大叔，真是好人！”

“你们没有爸爸、妈妈？”

“这不是当然的事吗？如果爹娘活着不会干这种事。”

“爸爸怎么了？”

“被炸弹炸死了”

“妈妈哇？”

“娘？瞧，在三月十日那个东京大空袭，什么都全烧光了的晚上，虽然跟我一起逃了。可是坠入浓烟看不见了。大概死了吧。”

“你们不要在这里要饭了，在东京不是有给饭吃的设施吗？”

“是啊。俺们做小偷、掉包，被东京捉流浪儿的卡车抓住，送进品川御台场的收容所里。可是那地方真没趣，只有秩序规则。所以大家一起商量，从厕所的洞口逃出来，抓住木板游过海到这里来了呀。这里比那边有趣得多了。”

“虽然这么说，可是冬天就要来了，光着身子不冷吗？”

“大叔，真不懂啊。”

“怎么？”

“如果穿衣服会招虱子。”

“可是夜里冷吧。”

“不要紧。到地下道去，归国军人等都在那里睡，钻进那里边。不然的话是‘箱子’。”

“‘箱子’是啥？”

“坐火车。那里边很暖和，一早便可到了乡里，而且到农民的家要吃的东西。然后又回到‘野上’（上野的黑话）玩。”

就这样，很多战祸的孤儿们群聚于孩子们叫‘野上’的上野周围，这里有上野站，也有竖立着西乡铜像的上野山冈。

“你们几岁啊？”

“十岁。”

“你是？”

“十一岁。”

“嗯，在这个地方靠要东西，偷窃过日子只能成无用的废物。怎么样，大叔现在要回家，跟大叔一起去吧？”

“看来是位挺好的大叔。去也好。但是大叔做什么生意啊？”

“大叔？一看就晓得。头顶锃亮精光。大叔是和尚。我家是寺院。”

“是寺院啊。寺院不行。”

“怎么？”

“逼着念经。”

“不念经也行。可是不上学不行。不想上学吗？”

“是啊。想上学。”

“那么，到大叔的家里来，然后去上学不好吗？”

“大叔的家在哪儿？”

“信州。在长野县。知道吗？”

“在汤田中温泉的方面吗？”

“噢呀。很晓得。”

“因为学童疏散的时候去过了。”

战争到了末期，在高喊‘本土决战’的时候，东京的孩子们与父母分别跟学校一起疏散于农村、温泉旅馆、寺院等处。

大的孩子还可以忍耐，小的孩子们寂寞得哭了。战争结束了，别的朋友们，爸爸妈妈来迎接了。那个孩子一直等着，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来迎接。于是老师只好领着他回到东京来了。他住的家已经烧成焦土，也不知道父母的去向。老师没法只好把那个孩子送进了收容所。

“是这么回事啊。大叔的寺院在去那个汤田中的途中，在长野站的前两站，叫筱之井的车站下车。寺院的前面有千曲川，是非常好的地方。大叔给买车票。光着身子也不要紧，到了家总会有法子。跟大叔一起去吧。”

“大叔，真带我们去吗？”

“嗯。带你们去。”

“好了。不买车票跟在人群的后面钻进站台，可以白乘车呀？”

“不要再干那种事。从现在起要做好孩子。”

“大叔挺像良宽。是良宽的孙子吗？”

我与孩子们完全和好相处，于是我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圆福寺。

母亲和妻子的反对

“妈妈，我回来了。”

“哎呀！带来这样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怪可怜的。我想抚养他们。请帮忙。”

“不行。带这么多的孩子来，再说媳妇刚来，真为难啊。也没有给盖的被褥。”

“妈妈。不是有给客人用的被褥吗？”

“那是好的被褥。怎么能给这些孩子们使用啊？”

“可是啊，妈妈。东京烧成了焦土，现在日本很困难，并且国民也毫无办法。但是我是法郎。而且活着回来了，因此我想做点贡献。请您睡那个给客人用的被褥，把您用着的被褥让孩子们不

行吗？”

“真为难了。从过去你就是说出口便不听的性格。媳妇能同意吗？”

妻子不同意了。

“我嫁来前，没有听说带这些孩子来的话。”

“是这么回事。读经很重要，但是佛经里写着不顾己要为人，只读不做是不行的。释迦牟尼这样教导，‘一切众生皆是吾子(活着有生命的都是我的儿女)’。”

“那是法师修了行，因而能怀有那种心肠。我是从普通的家里来的凡人。所以不行。”

“做凡人不行。”

“为啥当凡人不行？”

“到寺院来了，就不是凡人。”

“虽然话是如此，但我还是希望只与父母子女在一起过日子。”

妻子说着便哭起来。只有二十二岁，也不过分。母亲“哎，哎。”边说着便安慰她。别事姑且不说，从只养三个孩子开始了。

那天夜晚我给妻子讲了居里(Curie)夫人的故事。

“在法国苏尔波呢(Sorbonne)大学物理学教授别尔居里(Pierre Curie)博士的指导下学习，出生于波兰的马里色噜都卡(Marie Sklodowska)，不久与居里博士结了婚，共同协力研究镭素。她生了孩子以后，夫妇也是每天很晚在像仓库似的实验室里继续搞研究。经过了几年在一个夜晚，两个人像平常一样走进了研究室，这时用报纸包裹的矿石放射出紫色的光彩。博士说，‘是镭’。夫人也说，‘这是镭’。夫妇两人紧紧握住双手，在黑暗的实验室里始终凝视着那紫色的光。是这样记述的。作为夫妇来说，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共同协助贡献一生的力量，才有结成夫妇的意义，才能产生真实的爱。回避艰难困苦是不行的，在艰难困苦中才有真正的人生。从现在起我和你迎着艰难而奋斗。”

妻子低脸听着微微点点头。

从此妻子也坚持奋斗。夜间很晚妻子还在踩着缝衣机给孩子们做衣服。我对她说：

“孩子们的父母感谢你。”

“是的。”

她开始给我回音了。

一方面我想如何拯救在上野站见到的大群赤身光脚的孩子们。像我在圆福寺开始抚养孩子一样，假如在全国四面八方的寺院里能寄养一个孩子的话，战祸孤儿们都要拯救于佛陀的胸怀里。是的。我觉得这真是像出现了活着的地藏菩萨似的。因此提出“在全国每个寺院里抚养一个孤儿”的口号。首先得到了当地长野县佛教会的协助，我与东京都儿童局商量，到这个寺那个院奔走请求帮助。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五月五日，儿童福利法执行的第一天，我的寺院寄养孩子的运动成了“朝日新闻”报纸的头条新闻，在全国报道了。

我不晓得，在欧洲美国有对能够抚养养子的家庭国家支給养育费的制度。也许是我的寺院寄养孩子的运动，与儿童福利法的寄养制度相符了，虽然国家还很贫困，可是也在考虑利用寄养制度，建设设施而救助这么多的战祸、归国孤儿。

我立刻到长野县儿童商谈所去办理三个孩子的寄养登记手续。那个机关的人说，儿童福利法已经执行下来，但在长野县只有一个设施，善光寺大劝进在明治时代设立的称三归寮的育儿院。因而请求我经营设施。我想抚养十个左右的孩子的话还可以，因此把圆福寺的居间作为设施，我当园长

兼指导员，妻子做保姆兼炊事员，母亲当助手。这样全国最小的定员十名的抚养设施，圆福寺爱育园诞生了。

但是因为县内设施还不多，因此超过定员也不得不断地接受入所的孩子们，没有多大工夫定员二十名，不久到了三十名，已经不能说是家庭了。圆福寺里孩子满堂，撕破隔扇纸，拉窗的格子被折断，正殿成了孩子们游玩的场所。

妻子从早到晚洗孩子们堆成山一样的衣服，又为饿着肚子的孩子们做饭，利用院里的旧衣裳、燕尾旗做了许多孩子的衬衫和裤衩。当时当然没有瓦斯、自来水，全部是手工作业，米饭是用木柴煮的时代。

“我上了这个年龄，你还让我受辛苦啊。”

母亲也边唠叨着边缝补破了的衣服。

那时我和妻子还年轻，是爱育园刚创立，坚持奋斗的时期。

“不要出门托钵化缘吧！”

爱育园开园了。但是因为战后，因而贫困得掉了底，圆福寺也极端贫苦，让孩子们吃上白米饭也很不容易。孩子们正处在发育的时期，可是确保粮食很困难。大酱、酱油等也不容易弄到手。调味的时候，连腌咸菜剩下的咸水也不得不使用。在当时却是爱育园珍贵的调味料。

当时经常吃叫“鹑不够”的面汤。把面条放进用南瓜、地瓜蔓子煮的汤里。

但是用手擀面条很费劲。我想设法弄架制面机，想买却没有钱。好不容易买到了制面机，孩子们也能擀面条了。我看到孩子们帮助妻子在一起擀面条的情景十分高兴，至今不能忘记。

从美国送来的支援物资，脱脂乳粉分配下来，我非常感谢。告诉他们这是乳粉，不但给孩子们喝，而且混在玉米面里烤面包。孩子们吃得很香。

没有给孩子们穿的衣服，真为难了。只好把过去寺里随从穿的，背后染有六文钱寺征的没领外套，扯开给孩子们做裤子。用地藏菩萨祭祀日竖着的燕尾旗做兜裆布、裤衩和衬衣。树冰开花，寒冷的早晨没有炉子又没有炭，孩子们偎在利用炉灶剩火的被炉边。有时我把报纸塞进孩子们的背后然后打发他们上学去。我把自己穿的白袜子(日本式的布袜子)让给孩子们。孩子们却说：

“穿白袜子去学校怪害躁的。”

所以我用墨把袜子涂成黑色。下雪的天，孩子们脚被染成黑色。在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事。

养羊养猪养鸡，有时也饲养兔子。利用兔子的毛皮做背心，做好的时候大家一起享受喜悦。

那时我为了让孩子们穿上暖和的衣服，吃饱肚子。于是我出门托钵化缘。为了要一把棉一个布头一把米一个年糕，我到街头、乡里四处奔走要东西。

可是一个女孩哭着哀求我。

“大爷，别去要东西好了。”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

“在学校里一个男孩对我说。‘昨天你家的和尚来要饭了。我的家给了年糕。今天你带来的盒饭里的是不是我家的年糕啊？’”

她哭着求我，“别去要东西了”，我也跟着掉下了眼泪。那个时期学校还没有开办对学生的饮

食。

我思考着。托钵是释迦牟尼以来法师们的修行。人人为社会为人类施慈善，大家因而得救。这是信徒应尽的义务，是本分。

但是让女孩哭泣了。托钵既然是尊崇的修行，但从现代来看形式很旧。我觉得为爱育园的孩子乞怜悯是不行的。

利用托钵化缘的方式施慈善虽然是件崇高的事，但从自方乞求施舍的话，是与一般的人以施恩惠救助要饭的一样，爱育园的孩子们会受人轻视。今后的福利社会需要的不是有钱人救助穷苦人施慈善的事业，而是大众全体为了互相帮助的福利事业。并且应该保护孩子们作为一个人的立场。

再说吧，在学校里丢了东西的时候爱育园的孩子首先被怀疑。

“为什么在教室里丢了东西，老师一定说，‘是你偷了吧’，怀疑我们。我们这样被疑心的话，给真干啊。”

说着，男孩们很气愤。但是我认识到，因为设施很贫困，因此想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大家把爱育园的孩子们，用同对以前的孤儿院(一般来说是个慈善事业)，过去的感化院(收容干坏事的孩子)一样的眼光来看。我认为应该从这种歧视的眼光中保护设施的孩子们，因此我决定不去托钵了。接着又在近郊的村庄、城镇里创立了叫“圆福讲”的会，传经说教，接受谢礼的大米、蔬菜等。

而且为集聚在圆福讲的孩子们演了龟纽尔(Guignol)的木偶戏。大家称我“圆福寺的和尚大爷”，我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成立了很多圆福讲，最后多得我巡回不了啦。因此每个月我发行了用草纸做的题名“圆福”的小机关杂志。“圆福讲”的会员全拿着大米、蔬菜，或苹果、旧衣服到圆福寺来参拜。可是也有走错了路，到邻村另外的寺院去的人。所以我在村子的入口处竖了“圆福寺爱育园”的牌子。第二天在那个牌子上有人写上“和尚赚了整个(当和尚不需要本钱)”。

我非常气愤心如刀绞。我想起在佛经里的一句话，“被人说了坏话，认为是佛陀的劝诫。”从而我叩拜牌子的胡写乱书告诫自己绝对不做赚钱的事，从心底坚定地发了誓。我跟孩子们在千曲川堤坝上横躺着大声喊。

用尽纸张不要紧
使光铅笔不在乎
我像良宽一样做
我的手指是粉笔
天空是张大黑板
写在天空恰好呵
云彩是个黑板擦
它会给我擦去了

“大爷”父亲总在身边

就寝后很寂静。从女孩子们的屋子里传出抽抽搭搭的哭声。也许是肚子疼了，而在哭泣。我担心便去看了，三个女孩蒙住被子哭着。

“怎么回事？打仗了吗？”

我问她们。一个女孩挣开被泪水浸湿了眼睛回答。

“不是啊。今天晚上大家谈起关于母亲的话，所以哭了。”

说着女孩们又蒙上被子哭起来。

我的心情很沉重，在孩子们的枕边站了很久。不管怎样疼爱也不能成她(他)们真正的父母。孩子们的母亲的形象映现于他们的眼帘，这种怀念母亲的心情，引起作为一个儿女郁郁不能开心的啜泣。

我坐在枕头边劝她们。

“不要哭了。我不是你们的父亲吗？而且不是有圆福寺的母亲吗？”

于是一个女孩对我说：

“那么，大爷，叫你父亲好吗？”

“啊。好的。想叫父亲就叫父亲好了。”

我笑着回答。因此一个女孩说了声：

“爸爸！”

“什么？”

“给我们买长袖子的和服好吗？”

“啊？”

我听着为难了。

女孩们想要长袖子的和服，是因为在明天太平观音入佛的盛大仪式，村庄里的女孩们穿长袖子的和服，束上饰有肥胖的麻雀的腰带，化了妆戴上用假花装饰的斗笠，扮成各个同样的祭祀童女，拉上供的船。（太平观音一把过去在学校里的奉安殿（收藏天皇陛下的相片），移到圆福寺借给学校的水田里，作为供养英魂的观音堂）

“我想给你们买，但是我这个作父亲的眼前尽最大的努力只能给你们买西服穿。多忍受点。为了代替我借了花斗笠。你们扮穿水兵服的祭祀童女好了。”

于是女孩们起身坐在褥子上，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却高兴地笑了。

“行。行了。西服没关系。要和服是太过分的要求了。一定给借来斗笠啊！”

因而孩子的情绪转好了。

妻子听了这话担心起来。与我商量说，去求亲戚们借和服怎么样。可是明天的仪式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太平观音入佛的仪式是个没有一丝云彩，秋季的晴天。在整个村庄里穿长袖和服扮成祭祀童女的女孩们中，爱育园的女孩们轻轻地化了妆，穿水兵服戴着花斗笠，大大方方乐呵呵地拉着上供的船。从观看行列的父母们的人群里看到我，孩子们朝我摇着手。

“赤痢在流行，明天的郊游大家必须带水筒来。老师说了。”

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异口同声地说，为明天郊游给买水筒吧。

全校的学生在同样的日子里去郊游。这里只有三个的水筒孩子们都想拿去，真为难了。到今天为止没有水筒也能去郊游了。可是赤痢在流行，不管怎么说，我也没有给孩子们买水筒的钱。

“明天的郊游，用汽水瓶凑合着用吧。”

我对每个孩子说，孩子们不再要求，寂寞地退去了。如果是真正的父母的话孩子会纠缠不休吧。可是向“大爷”父亲孩子们不能过分要求了。

而后我又考虑到，在明天的郊游，爱育园的孩子们会用自己的汽水瓶同朋友们的水筒相比较。即使不是这样孩子们也老怀着寂寞馁气的情绪，我总想设法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丧气。因此我骑自行车到城里去了。

到五金店讲述了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付钱都可以。请给孩子们买吧。”

店主说。我买了同孩子的个数一样多的水筒。孩子们出门迎接了我，见到水筒乐得高声欢呼。

去郊游的早晨，天气十分晴朗。孩子们身上挂着暂新的水筒，潮气勃勃奔走了。我和妻子一起到门外望着孩子们的背影。我在心中喊着：

“天真朴实胸襟开阔地成长前进吧！我这个‘老爷’父亲一直跟随着你们啊。”

红色的口咬

秀子在小学三年的时候入了园。可是连五个数也不能数，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是个只有三、四岁智能的孩子。我想如果抚养的话聪明的孩子好。

因为我听说，在英国的孤儿院里挂着许多从孤儿院出去后成为伟大的人物的油版肖像。如果从圆福寺爱育园里也能出伟大的人物该多好啊。

但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释迦牟尼这样教诲。“一切众生皆是吾子(活着有生命的都是我的儿女)。”

抚养智能优秀的孩子比智能低的有利，抚养头脑迟钝的秀子使人泄气没劲，这个思念违背了释迦牟尼的教诲。自我反省了这种愚蠢的想法，决定尽心抚养秀子。

但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护养学级，因此没法只好到学校去请求编入一年级。可是秀子不在教室里，一个人打秋千只管游玩。连一年级的学习什么也不懂，真没有别的好办法。

秀子在爱育园里也不同与自己年龄相似的孩子玩。她的朋友是用布包棉花做的，按下肚子便叫“妈妈”的娃娃。

从学校回来便抱着娃娃，忽而又背着玩。又跟娃娃自言自语地讲话。而且总是搂着娃娃睡觉。

有一天秀子说娃娃只有一个人怪寂寞的，求我再给买一个。我给她又买了一个同样的娃娃。孩子们去学校后，我整理了孩子们的行李。

瞧了瞧秀子的行李。两个娃娃睁着圆眼睛，身上盖着秀子的毛衣。相好地并列躺在行李中睡觉。

娃娃不但是秀子的朋友，而且是她疼爱的婴儿。这对双子的婴儿叫什么名字啊？这样老老实实地等着秀子妈妈的归来。我想智能低的秀子也具有女人生来的天性，很招人可爱。什么话也不说的娃娃，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秀子每天晚上用双腕搂着双子的娃娃睡觉。

有个时候长野县儿童福利设施联盟主催的绘画展览会要举办了。不管哪个孩子都用自己出品的画互相比赛。那时秀子画了自己心爱的娃娃的画。可是那张画，娃娃的脸占了画面的一半，穿着红色的西服却很小，另外画有特别小的手和脚。脸上的眼画在耳边，嘴在下巴颌附近。是张不平衡的

画。

展览会开幕了。我便去会场参观，看到在秀子画的娃娃画的下面贴着金赏的牌子。我觉得是弄错了。可是旁边写着选考老师的评语。“童心丰富，色彩鲜明，爱情充分表达出来。”我很久注视着在优秀的绘画中秀子拙劣的娃娃的画。娃娃画在淡绿色背景的前面，小小的手脚从红色西服里伸出来，西服的上面画着粉红色的脸蛋、特别大的头，头上浅浅地戴着周边是锯齿状的头巾，眼睛是圆圆的。我觉得很像秀子。

梅雨下个不停的夜晚，厨房的洗碗池里出现了许多蛞蝓。我吩咐秀子。

“撒上盐把蛞蝓弄死。然后用水冲掉。”

秀子回答后到厨房去了。过了一会儿。

“大爷，晚安。”

说着便去睡了。

我到厨房去看了，一条蛞蝓也没有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可了不得了。女孩们在房子里大声吵嚷。是怎么回事啊？我去一看。秀子把水灌进空罐头盒里，在里边养了很多蛞蝓。

这些蛞蝓在夜间全都爬出来，满屋都是蛞蝓。用脚踩了那些的孩子忽而大声悲鸣，引起大吵嚷。

我对她说：

“秀子，这是不行的。我不是对你说撒上盐弄死后用水冲掉了么？为什么养着啊？”

她回答说：

“可是，即便是蛞蝓，弄死它们也怪可怜的。它们还活着。养着，不是会渐渐变大的吗？”

听了秀子的回答我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不知发生了啥事，而凑过来的男孩女孩们也跟着一起大笑起来。

母亲也捧着肚子笑个不停。这时在大家格格大笑中，听到悲伤抽啼地哭声。秀子蹲在屋角哭泣着。那哭声打碎了我的心。

“大家，别笑了！嘲笑不可以。”

我的声音很大，大家不再笑了。我抱着抽涕哽咽的秀子的双肩。

“秀子，对不起。笑你是不好的。是啊，即便是蛞蝓弄死了也怪可怜的。但是蛞蝓能爬出来，所以不能养。我给你金鱼，代替蛞蝓好了。”

我从鱼缸里捞出一条小金鱼，放进秀子的空罐头盒里。秀子看着在空盆里游着的金鱼总算不哭了，高兴地仰脸看着我。秀子的大眼珠里还泪水满盈。

两三天过去了。秀子说，金鱼死了。我让她把空盒拿来一看，金鱼被裹在面包屑里死了。

“哎呀！秀子食喂得太多了。”

我没有把饲养的方法教给她，因而失败了。秀子太娇爱金鱼了。

秀子从千曲川河滩捡来石头，在院子里的角落里给金鱼修了坟。拿来花朵和香说：

“大爷也来啊！”

我跟着她一起去。秀子给金鱼的坟供花烧香，并对我说：

“给念经吧。”

我和秀子两人为金鱼举行了葬礼。

“秀子不干净，秀子脏。”

孩子们齐声说。说的是秀子在尿了床的褥子上毫不在乎地躺着。我到女孩的屋里去看，秀子真地在湿褥子上躺着。我问她：

“秀子，尿床了吗？”

秀子摇着头说：

“我，在烘着。”

那是加代的褥子，是她尿了床。下雪的日子褥子不干。在睡觉的时候加代哭鼻子。

“我的身子暖和。在上面躺，褥子会干的。”

说着秀子躺在加代尿了的褥子上。

“秀子一点也不脏。在爱育园里是最干净的孩子。你们能在朋友尿了床的褥子上躺吗？”

我教训了孩子们。

“不脏，但是感冒着凉不好，所以在被炉里烘吧。”

我把她抱起来了。虽然我没教她，也没有人教，但是这个智力发育晚的孩子为什么有这样善良的心。这时我觉得秀子好像观音菩萨似的招人可爱。

“秀子真善良啊！”

我说着禁不住紧紧拥抱了秀子。她好奇地仰着脸看着我，那对圆圆的眼睛我至今不忘。

重新从一年级开始的秀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只达到二、三年级学生的程度。然而在上中学的时候经常抽羊癫。

我想尽办法，百般治疗也没能给她治好这个病。只能持续吃药，使发病的时期拖延，不能根治。秀子总在早晨发病。有一次在清扫中突然发作起来，手里握着扫帚从走廊上掉下去，满脸是泥，流着鼻血。从此以后我留神注意她，她的身子发抖时便急忙让她躺下。就这样沉睡了，然后又万物无事地醒了。

因此理由，秀子中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因此，到儿童福利法律承诺的十八岁为止，让她在爱育园里帮忙，在园里保护了她。可是她的母亲以单身生活很寂寞为理由，无论如何要她回来，秀子因此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回到家里后，养兔子，有时帮农户的忙。到圆福寺来是她的乐趣，有时来玩。

这是秀子回到山里的家大约过了两年多，一个夏天早上的事。

秀子的母亲来电话说，秀子烧伤入了院。我急忙赶到医院，秀子全身缠着绷带，已经咽了气。

秀子家跟过去一样使用着地炉。母亲在外面干活的时候秀子在家做早饭。由于抽羊癫发作滚到地炉里了。如果住在爱育园的话不能发生这种事，我后悔莫及。尚若活着，我想在秀子的人生中幸福也不会来临，在爱育园生活的期间总算是幸福的。我祈祷她无苦无忧的冥福。

秋天来了。秀子的四十九天的法事在圆福寺忌辰。那时秀子的母亲带来很多红色的口咬（酸浆）。她说秀子在院子里种了很多口咬。秀子生前说，口咬变红了，要去爱育园送给孩子们。

我把那些红口咬像小山似的献在秀子的坟前。和爱育园的孩子们一起念了经。

秀子已经不在这个世上。可是她变成了红口咬。秀子善良的心肠变成红艳艳的口咬了。